

吳佩衡
医案



吴佩衡医案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达士
封面设计：柯德恩

吴佩衡医案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875 字数：78,000
1979年11月第1版 197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100
统一书号：14116·54 定价：三角五分

出版说明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整理老中医的临床经验，是发掘祖国医药学遗产的一项重要工作。为发展中医药学，加速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我们出版《吴佩衡医案》，供广大医务工作者研究参考。

吴佩衡同志生前是云南中医学院院长，从事于医疗和教育工作六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学术上有创见。他学习勤奋，勇于探索，除撰写了一些理论著作外，历年记录的临证经验也较多，本书是其中的一部分，从若干方面反映他的治疗经验专长。负责整理工作的，是云南中医学院教师吴生元、吴元坤二位同志。

1979年5月

前　　言

《吴佩衡医案》是从他生前写下的临证验案及会诊记录中，选择了有代表性的一部分验案编辑而成，内容大致概括如下几方面：

一、外感表证的治疗：对外感疾病的治疗，他首先注重表证的及时处理，强调贵在早治、急治，以免导致病邪传变入里之患。如伤寒表证初起，他能切实地把握住“太阳”这一关，采用桂枝汤、麻黄汤、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或麻黄附子细辛汤等方剂分别施治，对证下药，往往一汗而解。并且根据人体正气的强弱，感邪的轻重，在方药配伍及剂量增减上灵活掌握，权衡变通，使之能多发汗、少发汗、微似汗出、不令汗出或反收虚汗，一方数用，均能奏效而不伤正。

二、瘟疫与温病的治疗：他认为人身真阳之“少火”决不可损，邪热之“壮火”必须消灭。瘟疫、温病“壮火食气”之证，对人危害非浅，论治之时，决不能对瘟毒、热邪忍手而姑息之。他本着《内经》“亢则害，承乃制”的基本精神，对热盛灼阴之证，当机立断，施以“急下存阴”或“养阴制阳”的治疗方法，验案较多，于本书略可窥见一斑。

三、阳虚阴寒证的治疗：他对阳虚阴寒证的治疗经验较为丰富，十分尊崇《伤寒论》“温扶阳气”的治疗大法，对

于人身须当保存“元气”的重要意义有深刻体会。他主张对于阳虚阴寒证的治疗，必须抓住温扶先天心肾阳气这一主要环节，方能获得阳复阴退、克敌制胜的效果。认为扶阳驱寒，宜温而不宜补，温则气血流通，补则寒湿易滞。临幊上他擅用长沙诸方，很少用滋补药品，采用四逆汤、通脉四逆汤、白通汤、麻黄附子细辛汤等扶阳散寒之剂，治愈许多阳虚阴寒病证。时值阴寒危笃重证，敢于以温热大剂力挽沉疴。对附子一药，较有研究，在临幊应用方面，具有独到之处。附子药性温热，能温中扶阳，散寒、除湿、止痛。据他多年临证体验，但凡面色淡白无华（或兼夹青色），倦怠无神，少气懒言，力不从心，动则心慌气短，自汗食少，畏食酸冷，溺清便溏，诸寒引痛，易感风寒，甚或形寒怕冷，手足厥逆，恶寒蜷卧，喜暖向阳，多重衣被，口润不渴或渴喜热饮而不多，舌质淡（或兼夹青色），舌苔白滑或白腻，脉象多见沉、迟、细、弱、虚、紧等，都可以用附子进行治疗。只要谙熟其药性，配伍及用量适宜，炮炙煎煮得法，且不违背辨证论治的精神，附子的临幊应用范围是很广泛的。临幊上他常用附子加入辛温发散剂中治疗阳虚感冒，取其温经解表，辅正除邪，驱邪而不伤正气。用附子配合温里药，增强扶阳散寒除湿的效果；与补气药同用，以追复散失之元阳，与补血药共伍，以滋润不足之真阴。经验证明，依照他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治疗，不仅能促使人体因各种原因导致的“阳虚”、“阴寒”病证得以恢复，而且用于治疗沉寒痼疾或某些危急重证，尤能显示出化险为夷之巨大作用。

四、内科杂病的治疗及寒热辨证要领：他在内科杂病治疗方面，不仅继承了我国传统医学的基本学术思想，还有自己的发挥和见解，创用四逆二陈麻辛汤治疗寒湿痰饮咳嗽，吴萸四逆汤治疗虚寒胃痛及血寒气滞的妇科疾病，以辛温扶阳之剂挽救了衄血、崩漏及寒闭危证；重用当归、杭芍治热痢下重，参麦阿胶适当配伍以收润燥养阴之功。他善于运用六经与脏腑密切联系的辨证论治法则，以明辨阴阳为纲，谨守病机，严格辨证，因人制宜，独创一格而又不离法度，故尔常能应手而奏效。他通过大量临床观察，从寒证、热证的各种临床表现中归纳了寒热辨证的基本要领：即热证为“身轻恶热，张目不眠，声音洪亮，口臭气粗”；寒证为“身重恶寒，目瞑嗜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真热证兼见烦渴喜冷饮，口气蒸手，真寒证则口润不渴或渴喜热饮而不多，口气不蒸手。临幊上不论患者证状如何繁杂多变，疑似隐约，通过望、闻、问、切全面诊察之后，以此做为指导辨证的要领，则热证、寒证不难以确立，在他的临床有关验案中，始终贯串着这个精神。

整理《吴佩衡医案》时，为避免有失原意，我们尽量忠于原稿，不做过多的修饰和改动。原稿中只有部分验案附有按语，缺按语者，不再补写。为了从不同方面反映他的经验，我们从已出版的吴佩衡著《麻疹发微》一书中转引麻疹验案九则。处方中的药物剂量一律换算为克。医案中凡用附片、天雄片、川乌者，都须先经开水煮透，使其中不耐热的乌头碱类有毒成分分解去毒。用量15至60克，必须先用开水

煮沸二至三小时。用量增加，则须相应延长煮沸时间，以保证用药安全。

《吴佩衡医案》的整理工作，得到云南中医学院党委及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部分原稿蒙有关同志评阅，于此一并致谢。我们领会医案原意不够深透，不妥之处，希读者指正。

吴元坤 吴生元

1978年12月

目 录

太阳伤寒表实证	(1)
小儿急惊风 (一)	(2)
小儿急惊风 (二) (风寒误治救逆)	(3)
小儿慢惊风	(4)
太阳少阴两感于寒证 (重感冒)	(5)
瘟疫病燥热内结证	(6)
瘟疫病阳明燥实证	(7)
瘟疫病阳明急下证	(9)
瘟疫病热盛逼阴证	(10)
瘟疫病热深厥深阳极似阴证	(11)
瘟疫病误治变证转阳极似阴证	(13)
瘟疫病小儿热极抽风证	(14)
瘟疫病狂汗	(15)
瘟疫病战汗	(16)
春温病表寒里热证	(18)
春温病阳明经热证	(18)
春温病少阴热化证	(19)
春温病冷水治愈案	(20)
暑 证 (一)	(21)
暑 证 (二)	(22)

赤 痢	(24)
小儿时疫痢 (小儿志贺氏杆菌性痢疾)	(26)
小儿湿热痢 (三阳合病下痢)	(28)
秋 燥	(29)
燥 咳	(29)
寒 痢	(30)
阴证误下救逆案	(31)
伤寒病少阴寒化证	(31)
伤寒病少阴阳极似阳证 (一)	(36)
伤寒病少阴阳极似阳证 (二)	(38)
伤寒病少阴阳盛格阳证	(41)
小儿伤寒病并肠出血危证	(45)
少阴头痛	(47)
少阴咽痛	(47)
厥阴证 (耐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性急性 严重型肺脓疡)	(48)
胁 痛 (肝炎肝脏肿大疼痛)	(51)
阴痒证 (慢性胆汁性肝硬化)	(52)
肝水肿 (肝硬化腹水)	(54)
胸痹心痛	(56)
寒湿胃痛	(56)
脘腹痛	(57)
虚寒胃痛	(58)
呃 逆	(60)

气虚便秘	(61)
蛔厥腹痛（胆道蛔虫证）	(63)
痰饮咳嗽	(64)
痰喘咳嗽兼气虚便秘	(65)
哮 喘	(66)
虚劳咳嗽	(68)
童子痨	(70)
肾水肿（慢性肾炎并腹水）	(71)
石 淋（肾结石虚寒证型）	(73)
厥阴病缩睾证	(74)
寒 闭（误服蚕砂酒引发危证）	(75)
经 闭	(76)
经行血崩	(78)
经行血崩及口鼻出血不止	(79)
妊娠胎漏（先兆流产）	(81)
半产血崩（流产失血）	(82)
产后失血	(83)
乳 痛（一）（乳腺炎）	(84)
乳 痛（二）（乳腺炎）	(86)
虚火牙痛	(87)
牙龈出血	(88)
衄 血（一）	(89)
衄 血（二）	(89)
目赤肿痛	(91)

小儿目赤肿痛	(91)
阴疽核肿	(92)
丹痧证并多发性脓疮	(93)
痄 腮 (急性腮腺炎)	(95)
风湿关节痹痛	(95)
下肢瘀血阻滞疼痛 (慢性血栓性静脉炎)	(96)
湿 瘾	(97)
脱 发	(98)
服使君子仁呃逆治验	(99)
麻疹过表变证补救	(99)
麻疹治验二则	(100)
病后体弱出麻疹变证严重	(102)
麻疹误服表凉药转阴证	(103)
麻疹危证扶阳救逆二例顺证一例	(104)
麻疹后转“肺炎”虚寒重证三例	(106)
麻疹后邪热灼肺	(109)
麻疹后湿热下痢	(110)
麻疹后阴虚阳燥	(111)

太阳伤寒表实证

王××，男，四十二岁，某厂干部。

患者于昨夜发热，体温 38.9°C ，今晨来诊仍发热，头痛，颈项强直，肢体酸楚而痛，流清涕，心泛欲呕、食减而不渴，脉浮紧、舌苔薄白。此系风寒伤及太阳肤表所致。《内经》云“其在皮者、汗而发之”，照仲景法，当以辛温发散以解表邪，拟麻黄汤加味主之。

麻黄6克 桂枝10克 杏仁10克 法夏6克 防风6克 甘草6克 生姜3片

嘱温服而卧，取汗自愈。殊料病者家属畏忌麻黄一药之温，恐燥热伤津，自行将药中麻黄减除，服一碗，未得汗。见其躁烦，热势反增，体温升至 39.7°C 。继服第二碗，则头痛如裂，身痛如被仗，恶寒较昨日更甚，疑为药不对症，邀余急往诊视，脉来浮紧急促，苔白腻，呼痛呻吟，虽言失治，幸喜表寒症型未变，释明其意，即嘱仍用原方，万不能再用麻黄。经照方服药二次后，温覆而卧，稍顷汗出热退，表邪解，遂得脉静身凉而愈。

按：世有畏麻、桂如蛇蝎者，以为其性温而易伤津化燥，不知表寒实证无麻黄之辛散，何以开发腠理，驱邪外出。无桂枝之温通，何以助阳温经而散寒？不畏邪之伤于人，而畏药性之辛温，实为姑息养奸之弊也。盖用药不在医

家之喜恶，而在于审证之明确，有是证用是药，用之得当则药到病除。用之不当，易变化莫测。阳热偏胜者，辛温固不宜用，营血不足，里虚内伤等证，亦不宜汗。倘确属寒邪束表之症，当用而不用，反以清凉苦寒抑其热，势必助邪伤正，表寒不解，热势更张，斯时宜以麻桂等剂因势利导，驱邪外出，切勿坐失良机而至表邪传里为患，此乃祛邪即所以扶正之法也。

麻黄开玄府，通达腠理。桂枝辛温通阳，助其疏泄。杏仁利肺气，降逆平喘，甘草保中气而生津液。方药化合，专发太阳伤寒肤表之汗，效如桴鼓。然服此方，一、二碗后，覆卧得汗即可，不必尽剂，更勿令其大汗淋漓以致伤津而耗气。俗云“方是死方，法是活法”。欲求其效，宜潜心钻研意旨，无异于𬬻鍤之非易也。

小儿急惊风（一）

柯某之长子，年一岁半，住云南省昆明市原铁道分局。1922年阴历九月初六日晨，寐醒抱出，冒风而惊，发热，自汗沉迷，角弓反张，手足抽搐，目上视，指纹赤而浮，唇赤舌淡白，脉来浮缓。由于风寒阻遏太阳经气运行之机，加以小儿营卫未充，脏腑柔嫩，不耐风寒，以致猝然抽搐而成急惊风证。此为太阳肌表之证，以仲景桂枝汤主之，使中于太阳肌腠之邪，得微汗而解。

桂尖10克 杭芍10克 甘草6克 生姜10克 小枣7枚
加入粳米一小撮同煎，嘱服后温覆而卧，使得微汗。

一剂尽，即熟寐，汗出热退，次日霍然。

按：此证利在急治，倘迁延日久，别生变故，难以逆料。案内桂枝全方，力量甚足，故效如桴鼓。

小儿急惊风（二）

（风寒误治救逆）

朱小弟，生甫两月，禀赋单薄。某日因感风寒而病，身热咳嗽，不思乳食，多啼声。医以清热解表之剂，热不退，发惊惕。又复以追风清热镇惊等法以治之，竟沉迷不乳，体若燔炭，自汗肢冷，咳嗽喘挣不已，痰声漉漉，时作角弓抽掣，奄奄一息。后延余诊之，指纹青黑透关，面唇均含青象，舌白而腻。此为风寒误治引邪入于阴分，阳不胜阴，虚阳浮越于外，法当扶阳驱寒。

附片20克 炮姜6克 京夏6克 北辛2克 生麻茸2克

茯苓10克 甘草3克

频频喂服，一剂尽，汗出，热退其半，已不发惊抽掣，喘咳减，始能吮乳。再剂病退七、八。去麻、辛，又服二剂后，诸证悉除。

小 儿 慢 惊 风

张××之次子，生甫一岁，住四川省会理县鹿厂街。1914年3月，患小儿惊风证，病颇危笃，三日来抽搐不已。余诊视之，指纹青黑透达三关，脉沉细而弱，舌苔白滑，面唇青黯，闭目沉迷不省，时而手足拘挛抽掣，乳食不进，夜间发热，大便泄泻绿色稀粪。询及病由，其母述及，患儿始因受寒感冒起病，初有发热咳嗽，大便溏泻。某医以清热解表药二剂，服后白昼身热见退，夜晚又复发热，咳、泻未止。继又拟消食清热药二剂，服后病不减，忽而风动抽搐。该医以为肝经风热，又以平肝驱风镇惊药二剂，病情反见日趋沉重而成是状。时病已十余日，按脉证病情诊察，余思寻之，良由小儿气血未充，脏腑娇嫩，不耐克伐。风寒初起，只须轻宣透表，其病当愈。尔乃误以清热之剂，又复以消食、平肝、驱风等法，元阳受损，正不胜邪，遂致寒痰内壅而成三阴虚寒之慢惊风证。病势已危重，若辞不治，实非我医者应尽之责，力主逐寒荡惊汤挽救之。

上肉桂6克（研末，泡水兑入） 公丁3克 炮姜10克 白胡椒3克（捣） 灶心土130克（烧红淬水，澄清后以水煎药）

上方喂服二次，稍顷，呕吐涎痰一小盏，风状略减，抽搐较轻，两眼已睁，目珠已能转动寻视。再喂药一次，又吐涎痰盏许，风状已定，抽搐不再发作，咳嗽亦平，夜晚已不

再发热。患儿之父母见病已恢复，甚为欣慰，但见其子体质羸弱，认为宜培补脾胃，自拟理中地黄汤一剂喂服。殊料服后移时，风动抽搐又起。余往视之，询问缘由，方知患儿大病虽有转机，然寒痰邪阴尚未逐尽，滋补过早，固必增邪，且有碍于阴邪外祛，寒痰内阻，遂致慢风复作。此时，病家始知误施补剂亦有弊端。余仍以逐寒荡惊汤并加附片15克，喂服后又吐涎痰盏许，畅泻酱黑色稀便二次，抽搐平息，且能吮乳，并闻啼声。照原方去胡椒、公丁，加砂仁6克、甘草6克，附片增至30克，煎汤频频喂服。二剂尽，诸证痊愈。

太阳少阴两感于寒证 (重感冒)

张××，年四十二岁，住云南省昆明市武庙下南联升巷底。肾气素亏，于1929年9月2日返家途中，时值阴雨，感冒风寒而病。初起即身热恶寒，头疼体痛，沉迷嗜卧（即少阴病但欲寐之病情也），兼见渴喜热饮不多，脉沉细而兼紧象。舌苔白滑，质夹青紫，由于肾气素亏，坎阳内弱，无力卫外固表以抵抗客邪，以致寒风乘虚直入少阴，阻塞真阳运行之机，而成是状。以仲景麻辛附子汤，温经解表辅正除邪治之。

黑附片36克 麻黄10克（先煮数沸，去沫） 北细辛6克 桂尖13克
3日，服上方一剂即汗，身热已退，唯觉头晕咳嗽、神